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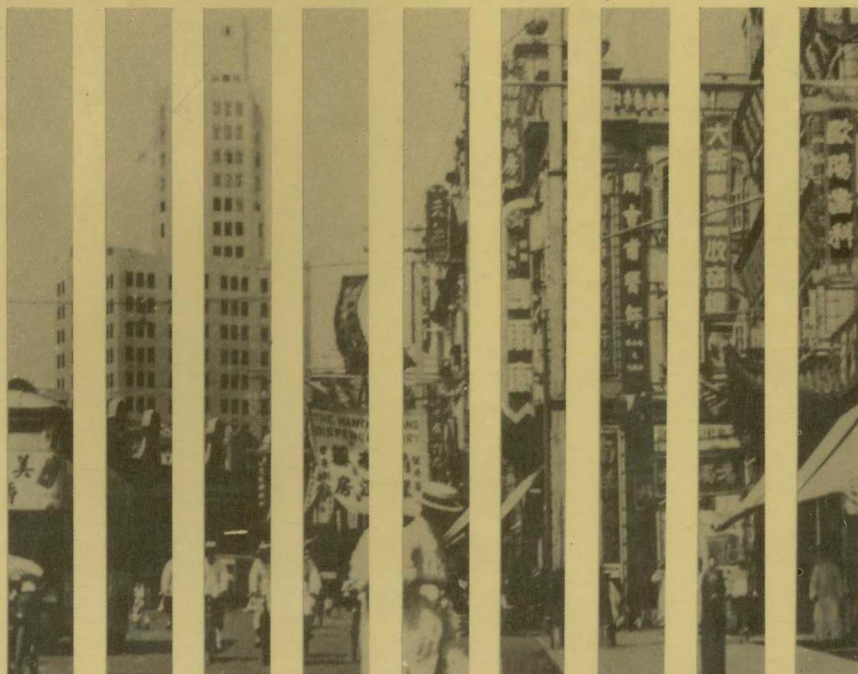
沉 思 琐 语

无名氏集

海派小品集丛

许道明 冯金牛 选编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无名氏集：沉思琐语

许道明 冯金牛 选编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沪)新登字 118 号

责任编辑 郭 玲

装帧设计 周建国

无名氏集：沉思琐语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新华路 200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字数 129.5 千字

1996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0,000

ISBN-7-5432-0191-7/I·23

定价：7.00 元

前 言

当下海派文化、海派文学之类，不只被人说得眉飞色舞，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呼唤，文人雅士们不甘寂寞，“扑通扑通”地一个一个“下海”，大有北上西进、全面辐射的怀抱。时代新分子一激发，文学也会随之大转换，势所必然也。

其实，在传统的眼光下，海派再张狂、再妩媚，也难以摆脱“庶出”的命运。自它正儿八经来到这个世界，已近百年却从未享受过如今的荣光。它本出诸清末民初的梨园，与“京派”相对应而存在。两派最初虽有纷争，彼此却并没有特别的过不去。京派大师梅兰芳 1913 年第一回到上海，硕大无朋的海报给他的印象并不坏。在他大名之前冠以“敦聘初次到申独一无二、天下第一青衣”的字样，这在北京更是不曾有过的。不知是受用抑或惶恐，梅博士倒用了心考察了沪上剧目、舞台、灯光的种种，满脸是“很有些愉快和兴奋”的神色，甚至回到北京后，还说“受了海派的熏陶，得了许多实际的好处”。这实在是很令人留恋的气氛。

大概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情形才有了改变。不少在北方住久并住惯了的文化人随政治中心的移至于沪一带，最终失却了旧京都的依持，纷纷来到南方。本来，南下便南下嘛，麻烦的是他们偏对南人的“学风”、“文风”很不以为然，下车伊始，便生出了不少讽刺挖苦的冲动。鲁迅骨子里

与“京派”的因缘并不浅，他初来乍到上海，对十里洋场文化人的作派也是很有些看法的。讲演《上海文艺之一瞥》便是著例。在老人家是松松爽爽的“一瞥”，落在海派文人身上的却是“才子加流氓”的沉重一击。大约两年后，“京派”重镇沈从文一味的天真，假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将海派文人的丑态大大地编排了一番。说沈从文攀附伟人、谬托知己是很可冤枉的，不过，他曾读过《上海文艺之一瞥》大可不必怀疑，他再三再四地申言，鲁迅等人虽身居海上，却不属海派，也是白纸黑字。小辈们的你来我往，免不了生出许多闲气，鲁迅似乎看不下去，出来讲话了——《“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京派”和“海派”》等三篇杂文已删削了《上海文艺之一瞥》的尖锐，代之以透彻而平实，对京海两派分别从现象到本质作了个性的定位。之后，两个派别依然存在，但似乎少有人再有兴味议论了，而它们在革命和反动较量冲突的巨大身影下也显得影影绰绰。八十年代以降，京味作品与海味作品时有问世，不过已与往昔的“京海”之别并不是一回事了。

鲁迅是说清了这层秘密的。他说：“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

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以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京派”与“海派”》）目下坊间为海派文学正名的人，无论是硕学还是新秀，大都忘不了这只现成的援手；“近商”、“帮商”，商品经济对海派文学的制约和影响，大抵成为他们立论的发脚点和归宿。

海派散文小品作为海派文学殿堂的一角，亦当如是观。因着传统的养育和由现实刺激而萌蘖的人生需求，散文小品在现代中国文学中是最有光彩的部门。朱自清曾认为它是一个“优先繁荣”的部门，最初的发展“绚烂极了”。海派自然也占有一席，不过较之“京派”，逊色得多。海派真正摆出大架势，推出大台面的季候还在三十年代中，当在京海闹过别扭之后。大抵对高压政治的共同反感和普遍畏惧，使它们彼此偃旗息鼓，鸣金收兵，并且在几个头面人物的动作下恰好交欢。《论语》、《人间世》、《文饭小品》、《宇宙风》之类刊物的作者阵营便是明证。鲁迅终于也有些“糊涂”了，他在《“京派”和“海派”》中说：“今儿和前儿已不一样，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他所谓的“一路”，最突出地表现在散文小品领域。他的“糊涂”，大概包孕着巨量的轻蔑，因为他对高压政治一如既往地持有直面和抗争的态度。所以，全盛期的海派散文小品实际上是海上文人逃避政治压迫并且还得到京派文人同情和支持的产物。它们不是战斗的牟利通，不是匕首和投枪，大体确为远离现实风涛中心的小摆设。这类审美倾斜当然不伟大，但并不一概是麻木和沉醉，寄沉痛于悠闲的况味也不短少。其中相当数量的篇什宣叙着普遍性的人生感受，不仅是那一时期人们心灵写真的代表，后世的人们也或多或少可以从中得到些启悟。不是英雄，未必都应

鄙薄，普通人的情怀多有可议之处，却自有其特别的体贴和亲切。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对它们的看法固然不乏崇高感，但终有过苛之嫌。执著于唯一的文学尺度，赢得了可能有的锐利和深刻，却牺牲了应该有的富丽和绚烂。

都市生活的快速节奏，实际上是与它背后的某种悠闲无聊相对应存在的。灯红酒绿、车水马龙固然是上海的特色，周于写字间里的无聊散淡和亭子间里的狭促清贫，也是不该有的疏忽。海派散文小品对都市风景线的表现有学着法国拉博的模样“坐在头等车上”的，也有躺在兆丰公园的草坪上望着天空出神的；有胡闹的笔调，也有闲适的情致。随着京派小品作家的精神加盟，周作人式谈天说地的悠闲，废名式顾影自怜的风姿，梁遇春式旁征博引的快乐，也点化着海派的散文小品。上海社区文化的开放性，加强了散文小品吸附各类风格的能力，兼容并包，注重实利。它们对异域舶来品的趋慕自然不用赘言，终究出诸中国人的手笔，那种按时下新名词“集体无意识”的东西也并不少。绅士与名士、市井气与书卷气相杂相陈。一如海派人物，其日常生活享受，可说是最现代化的，可是，长衫马褂，坐了流线型汽车，到红庙或城隍庙叩头烧香拜神求签，也不足为奇。这几乎已是常识。懂得了这层，便懂得了海派散文小品的大半。

上海人在中国是最会花样翻新的一群，说得漂亮些，上海人有独到的创造精神，喜好时髦，敢领风气之先。海派散文小品在表现技巧上对常轨大都取漫然的态度，对流行色和轰动效应却乐此不疲。刻意捕捉那些新奇的感觉、印象，竭力地把现代人的呼吸，现代生活的全景和节奏，缩入短小的篇章中去，大抵是它们共通的特色。以往相当发达的絮语

体,依然保持着它的幅员,那种本出诸和静的抒情似乎更谐和着个人性格的基调,本土的神韵和外来的幽默相渗透,雅驯和俗谑相融合,显现出活跃的体貌。当然更多的还是来自都市生活的刺激,敏感和细腻地表现瞬间的感触,发挥哲理大义,点透现代社会的世态炎凉和各色人等的众生相,并且大都最没有架子,往往信手拈来而尽得风流。倘若以往的上乘小品多在比才情,那么海派小品则在比感觉;倘若以往上乘小品多在追求醇朗和圆熟,那么海派小品则趋赴尖新和效应。它们机敏灵活,变化多端,有某种“魔术”味,它们以没有执着的个性而形成自己特殊的个性。一阵风一阵雨,一如街头的女孩子,今儿流行红裙子,明儿黑头发又飘起来,只要是最新的最摩登的,她们大都难以按捺住激动,日新月异为她们心向往之,而海派散文小品在表现技术上也是以日新月异为理想的。

对人的存在与价值的发现,曾使“五四”的散文小品留心于人生世俗的体察和描写。以身边琐事为对象,观照人生真义,领略人生情味,追求生活风趣,几成一时之好。二十年代末,社会矛盾和作家思想的转向改变了散文小品的题材走向,连写过《背影》、《荷塘月色》的朱自清都发出了“这个时代,‘身边琐事’说来到底无谓”(《欧游杂记·序》)的感叹。海派散文小品却继续发展了“身边琐事”的传统,甚至因为有些话不便说不敢说,硬是在题材取向上由社会退向个人,并且还褪去往昔这类题材的理想,加重加浓了对于人生风味的吟诵,加重加浓了散文小品的消遣性品格。它们多无堂皇的用心,供人休整解颐,避风息凉占去了大半的功能,犹如一丝微笑,一声叹息,一勺冰淇淋,一把五香豆。几乎没

有什么惊人的思想，更谈不上艺术的坚致，然而它们点点滴滴的魅力恰好适应着置身于商品经济漩涡中的市民心态。日日紧张的生存条件和善于精打细算，养成了沪上民众普遍关注努力和积累，对实惠的追求和对自身精力的宝爱往往使他们不太计较品位格调，唯痛快、新奇、有趣是上。这类十字街头的审美趣味大不同于象牙塔的审美趣味，失去了严肃却获得了通俗。正是这种通俗化，连同现代化，使海派散文小品在满足读者消费的同时，也刺激了作家的生产。

总之，同政治保持距离和对商品经济的适应是海派散文小品发达的原因，它与传统中国文学大异其趣，从而也蒙领诟病。当然，同任何事物一样，海派散文小品也确有它的负面，畸形的都市生活以及由它制约的整个社区文化给海派散文小品也带去了相当不健康的东西。历史上有“良性海派”和“恶性海派”之说，海派文艺中的市侩气、西崽相在散文小品领域中也并不少见。不过，因此而将它一笔抹杀，也是一种病态。特别在今天，繁荣社会主义现代化文艺，发展社会主义海派文艺，历史上的海派散文小品，是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的。

三十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创作，没有多少时日便以《北风情画》、《塔里的女人》等小说风行于抗战末期读书界的，是无名氏。他的小说有徐訏的作风，标奇立异，想象诞幻，希望给人以刺激和陶醉。他和徐訏一样，也是散文小品的写家，对风格的追求特别用心。无名氏（1917— ），原名卜宝南，改名卜乃夫，笔名“卜宁”、“宁士”、“百万岁人”、“无名氏”等。祖籍江苏扬州，生于南京。早年曾在北京大学旁听。1937年北平沦陷后，流亡武汉、重庆等地，曾任《扫荡报》记

者，其间开始从事散文和小说创作。建国前，他的散文小品文字结集的有《火燒的都門》（上海真善美圖書公司，1947年）和《沉思試驗》（上海真善美圖書公司，1948年）。

記者生涯幫助無名氏在獲得相當的現實素材的同時，也影響着他的情感傾向。民族立場大抵是判斷一個現代作家最基本的標準了。無名氏收在《火燒的都門》中的文字，大多與抗戰有關。《烽火篇》、《火燒的都門》、《薤露》、《月下風景》，都是直寫戰時的情景的，代表了海派散文小品從十里洋場、市井百態向烽火千里、敵愾意識的發展。其中《火燒的都門》是嚴正的控訴，直至今今天還飽滿着認識的意義，而《薤露》則是哀悼為抗戰犧牲官兵的亡靈的，作家呼天搶地，傾吐着他作為中國人的良心和敬佩。

當然，本集編入的《夢北平》、《林達與希綠斷片》，尤其《天真》、《水之戀》等，更能见出無名氏的個性。作家異常看重自身的經驗，對人在青春期中通常有的男女戀情的體驗又異常的執著，異常的悲觀。他舊時的朋友依風露1944年在西安拜訪過無名氏，發現他室里的擺設中特多人身的道具和令人發毛的骷髏。無名氏解釋道：“這些頭骨是我們一面鏡子，你我只要一死，腦袋就是這副樣子”，“任何美麗的女人”，不管生前多漂亮，多迷人，“腦袋里是空的，迷人的眼睛是兩個大窟窿，豐滿的臉蛋像這樣的峭壁，誘人的嘴唇是一個吓死人的黑洞”。由此，我們是不難感受無名氏的氣質的。他的怪異反映了他精神世界的基本性狀，它們多是同某種內心的傷痛和悲涼的意緒相聯系的。無名氏多數小品是用語詞的方式來排遣情怀，以期解除內心壓力的威脅，是一個人未滿足的欲望在想象中的實現。不過，他的情感較一般

海派作家炽烈得多，他对骷髅的种种解说并没有最终将他提升到达观的境界。冲动和情绪是他小品窗户上的标志，甚至还是他小品内屋的全部收藏。他对个人经验的反复重现都提供着同一种信息：对生活的厌倦。无名氏当然不是前卫作家，或许还可以列数他对时势看法的不少错误，然而，联系他的那个时代，我们对他的某种宽容也是必要的。

作为小说家的无名氏，他的不少小品篇什带有浓重的叙事格调，不是情感的描述，更不是去肯定这种情感被感觉到了，有些竟直可以看成是小说的片断或未完成的小说篇章。这里部分的原因可以归诸作家对灼热的情感的处理方式。他需要耐心的冷却和熔铸，于是接受了小说的技巧，以此来造成表达的距离。因此，无名氏某些散文小品中的叙事气息，并不是作为样式出现的，而是作家运思的特点之一。

几乎也是为了对情感进行提炼，无名氏在他的生平行事中有不少喜好哲理的习惯，小说创作中往往也以表达某种哲理为指归。他的小品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思辨性质，《火烧的都门》中有“沉思录”，整部《沉思试验》记载了他自1943年至1946年四年的沉思默想。中国佛家的语录体和英美的随笔体，成就了他大半的小品世界。

本集选文除明显的文字误植予以改正外，一律按初版原貌排印。集名系选编者所拟。

许道明

1995年10月

目 次

梦北平.....	1
雾.....	6
僧二.....	8
拉丁之凋落	11
烽火·拟屠格涅甫	15
诅咒	20
火烧的都门	26
诉——给友人	30
薤露——“八一三”三周年 谨献给全体死难将士之英灵	33
阳光	39
友	42
镣铐	44
月下风景	47
林达与希绿断片	51
翠堤春晓插曲断片	55
幻	59
天真——拟恋歌断片之一	64
水之恋——拟恋歌断片之二	73
残简	80

默想	90
沉思录	100
沉思试验之一	108
沉思试验之二	117
沉思试验之三	120
沉思试验之四	129

梦 北 平



小镇座落在群山的窠奥里，地势高亢，冬季西北风如大瀑布似地，不断从扁鱼形的山嘴子里面泻进来，把镇上的气压激荡得特别低。夜来被窗外“呼呼”风声惊醒，我浑身不自觉的打起寒颤，听枕畔萦回着苍暗的“簌簌”声，知道那灰色雨鞭又在打着黄桷兰与洋梧桐的肥大叶掌了。睁眼望房内毛茸茸的黝暗与白色窗纸的朦胧亮光，听着那沉郁的雨声，我不禁想起北平：北平的大风沙夜公寓里的温暖炉火。入冬以后，那座荒凉的城虽说少有雨，但夜长风沙大，最容易令一个江南人联想起雨声的。

可是，北平……

我的心突然沉重了。我们不难想象，在经过残酷的搓揉与压榨，这个有灵魂的大城的面貌，现在是变得怎样可怕的

歪扭了，那冷冷的废宫门口的冷冷白石狮子，夜半也许在偷垂着冷冷的泪……

二

唉，我怎么说才好呢？

首先，必须在我们面前，铺起一片金碧辉煌的玻璃瓦，一片懵腾腾如黄雾的风沙，一棵棵没有尽头的古槐，一群群灵活的，燕子似的自行车……

三

我还记得，西单靠玄武门那头的一片铺子，铺面是陈旧而阴森的，门口永远烧着一盆熊熊的红火。客人来了，一脚蹬在四周的板凳上，接过堂倌一盆鲜红的肉片，放在猩红色的火上慢慢烤，然后蘸着作料，和着一大碗一大碗的白酒，送到肚里。

这是蒙古式的吃法，令人想起塞外荒漠上古铜色大月亮所照映的寂寞毡幕。

占据在这片馆子里的客堂里的，是一座座暗棕色的酒缸，缸盖上放一只粗毛竹制的筷筒，便算是座子。许多有着阴暗的但并不绝望的脸孔的劳动者，就默默坐在旁边，喝着堂倌现从酒缸里舀出来的白酒。

每经过这片馆子，我就想起左拉的叫做《酒窟》的那册小说。

但北平人是没有巴黎人的疯劲的。他们先天的从这古城的氛围里濡染到一种斯文。这斯文在公寓掌柜吸长长旱

烟管时可以见到，在洋车夫喝酸梅汤时可以见到，在店夥计提鸟笼游北海时可以见到，在拾煤炭的孩子哼起“杨延辉坐宫院”时可以见到，在烤白薯的老人叫卖时可以见到……

四

我还记得，第一次在北平街上散步时，那远远的座落在北海的白色喇嘛塔，就像一个亲密友人样站在我旁边。如果走上塔的旁边，被绿树组织成的北平市，便如一片碧绿的大海，展在眼前，而那废宫的杏黄琉璃瓦，则如金子样在这绿海上闪烁着辉煌的花朵。

五

我还记得，初踏上御桥“金鳌玉堞”的白石身子时，似乎还听见古帝王脱去龙袍的声音：一个璀璨如花的梦是凋落了……

六

北平的夏季是燥热的，在古槐所投下的圆圆绿荫里，常憩下两三辆哑默无声的独轮车。车夫喝过酸梅汤后，摇着蒲扇赶苍蝇而假寐了，我就说不出理由的默默在绿荫中守着，端相那熟睡的朴质的脸，直到他打了一个喷嚏而醒来。

七

听，那摇金钱板的来了，他站在一家公寓门口，唱着：“大老板，福气好……”

八

一根槐蚕的游丝在长长的夏日中长长的拖着，长长的，长长的……

九

让我们在这个大城的街上散步吧！街很能表现出这座古城的斯文而宽大的精神，北平有着太丰富的宝藏：因为它有着太多的斯文而宽大的街。

在一条又一条的街中，三座门大街在我的记忆中分量最重。这是一条极洁净而安静的街道，它令我想起一个来自古旧的华贵门第的极爱清洁而不喜说话的朋友。雨后，这条街分外洗得白洁，那三座黝丽的牌坊，经雨水洗刷，透露出辉煌的冷艳。几乎每落雨，我总喜欢在这条街上走，让纤纤雨脚在荷叶伞上舞蹈，激起轻易的回音。有时微雨，索性不带伞，不戴帽子，让头发在雨丝中浸湿。眼睛望着那粘滑的如涂上膏油的柏油道，那精致的洁净的街道，走着，走着，心地仿佛也跟着精致而洁净起来。雨中的景山分外显得凄苦，